

五十五頁第四行：

【阿難。如是流性。不因空生。不因水有。亦非水性。非離空水。】

經文接著講上一次說到行陰。行陰，佛在此地用比喻告訴我們，就彷彿瀑布急的流水非短非長、相續生滅。凡夫、二乘、菩薩對於這樁事實真相不能明瞭，所以才產生誤會，造成眾生濁。上一次也講到，由於九法界有情眾生不能夠明達流無實性，這個樣子才將一真法界變成九法界，所謂法身流轉就叫做眾生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能夠反過來，真正了達除水之外並沒有流向，就能夠融九法界為一真法界，正是所謂「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」。

今天這個經文就說得更清楚，佛叫著阿難說，『如是流性』，這就是指行陰，如是行陰。我們要找它的根源，它並不因真如而生，也不因藏識而有。『亦非』，就是藏識性也並沒有離真如藏識性，這是我們要觀察它的真相。這樁事情在唯識經論裡面講得很詳細，我們在《八識規矩頌》也馬上就要討論這個問題，講到第七識。七識沒有自體，內以八識為體，外以六識為用，換句話說，它確確實實無有自性可得。既然無有自性可得，當然是虛妄的，這個經文是用水與空來做比喻，一看就明白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如是阿難。若因空生。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。世界自然俱受淪溺。】

「空」在此地比喻真如，就是本性；「水」在此地比喻業識，就是阿賴耶識；「流」就是比喻行陰。只要把它比喻的哪一法，就是比喻的哪一樁事曉得，這個經文一看就明瞭。佛在此地意思是說

，我們仔細去觀察，如果瀑流要是因空而生，空能夠生流，那十方虛空盡是瀑流。事實不是如此，虛空並不能產生瀑流，這就是說明如果行陰要是因真如而生的，真如是無邊際、無方所的，行陰也應該是如此，無盡的真如也就成無盡的虛妄的行陰。換句話說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諸佛如來也被行陰之所遷流，這個在事實上不然。不是真如生的，是不是業識生的？我們再追究，末那識是不是阿賴耶識生的？諸位要曉得，不是阿賴耶生的，阿賴耶對於末那識只有一個條件叫根本依，它是眾緣和合而生的。底下這幾句就是說這個情形。

【若因水有。則此瀑流性應非水。有所有相今應現在。】

這是比喻行陰不因實體而有。流不是從空中出，這個很容易知道，一說就明瞭；如果說瀑流要不是從水而有，這似乎不太容易懂。瀑布明明是從水有的，怎麼能說不是因水而有？佛在此地就辨別，水有水的性，瀑流如果因水而有，這個流性應當不是水性，所以說『則此瀑流性應非水』。水性為能有之相，流性為所有之相，現在這兩個相顯然呈現在我們眼前，『有所有相今應現在』，就是現在擺在我們眼前，我們才能夠說它是因水而有。譬如桃樹它能夠結桃子，樹是能結，桃子是所結，樹跟桃這兩個相我們能看得清清楚楚，這個桃是因樹而有的。現在水與流這兩種相，能不能像樹與桃那樣清楚明瞭呈現在我們眼前？這幾句話是比喻行陰，如果要是因藏識而有，這行陰之性就不是藏識，能有、所有這兩種相，今應現在，確然可指，而水流二相實在是不容易分出來，水跟流不容易分出來。由此可知，瀑流怎麼能說是因水而有？我們講桃子的相很清楚，從桃樹結的，這一看就曉得它是從桃樹而生；這個瀑流之相，我們沒有法子能夠把它劃一個清楚，一個是能流、一個是所流，能也是水，所也是水，它不是個二相。這是從能所兩方面來觀察，說

明行陰並不是從藏識生的。再看底下，愈看意思就愈明白：

【若即水性。則澄清時應非水體。】

瀑流是個動相，如果瀑流就是水的性，性是不變的，那個水不流的時候、在澄靜的時候，那就應該不是水的性，因為瀑流是動的，而它現在卻是靜的。這就是比喻，如果行陰要就是藏識之性，那麼行陰靜時而心不靜，因為心性 is 動的；換句話說，那些有相當定功，能夠證得滅受想定，或者是證得擇滅無為者，這個時候第七識不起作用、不現行，那反而不是藏識之體性了。這裡面我們要曉得，我們現在之所以沒有辦法見到阿賴耶識，就是受了行陰的障礙。行陰盡了，阿賴耶識才現前，所以說行陰不是阿賴耶的實性。這個意思非常的幽微、很難懂，要了解這樁事情，首先要曉得第七識是一種虛妄的情執，可以說它沒有根源。但是它跟阿賴耶識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如果沒有它，阿賴耶也就不叫阿賴耶，它叫大圓鏡智。阿賴耶之所以成為阿賴耶，就是因為有它；換句話說，它與阿賴耶識有相互的關係，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，有一才有二，一邊沒有，那邊也沒有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因此轉識成智，最後的關鍵就是在第七識，也就是此地講的行陰。

行陰開始轉，是在初地的時候，初地雖然轉了，轉成平等性，可是還不穩定。如果要到相當穩定，那要到八地以後，為什麼？因為八地以後，俱生的我執、法執才能斷。由此可知，我執與法執就是行陰、就是第七識。真正修道的人他用什麼功夫？無非是破我執、破法執而已，沒有別的。我法二執要是破盡，俱生的我法二執統統破盡了，這個時候是什麼位次？如來地，這就成佛，這個佛叫究竟佛，要是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是究竟覺。《起信論》裡面講的始覺，是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都叫做始覺。那個初發心還不是像我們現在這個初發心，我們現在的初發心還到不了他那個程度。我

們現在說老實話，不覺。真正的始覺是怎麼個說法？自己真的覺悟，不再迷惑。覺悟什麼？最低限度，覺悟到生死無常，確實覺悟到這一點，下了決心、發了大願要求無上菩提，這時候依諸佛菩薩教給我們的理論方法，老老實實依教奉行，這樣的人才叫始覺。理論不懂、不通達，那修行叫盲修瞎練，那是不覺；或者知道一點點道理，不能照做，這個叫說食數寶，也是不覺。可見得始覺是什麼？是行解相應，一定是很正確的修行、沒有錯誤的修行，這才叫始覺，這樣的人才稱之為初發心者。我們想想，我們是不是這樣？大乘佛法首先就叫你放下我執，我執就是行陰，我們修念佛法門也不例外。有了「我」，一心就受到障礙，為什麼？有我就有「人」，這就二心，這就有分別、有執著。我們念佛要想念到一心不亂，先要破我執，先要曉得我們五陰之身裡面找不到我，實在沒有我。我都沒有，哪裡還會有我所有的？盡在那裡打妄想。這樣不但是一心不亂做不到，功夫成一片也做不到。這樣念佛與阿彌陀佛不相應，這樣修行修一輩子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確實沒有把握。

我們要曉得行陰的虛妄，它在三性裡面講是遍計所執性。諸位在《八識規矩頌》裡面看得很清楚，三量裡面講，它是非量，完全是假的，迷惑顛倒，莫此為甚。只要有這個迷惑，世出世間法的真相就見不到。世出世間法的事理，諸佛菩薩親自來給你講解，也不會懂，為什麼不懂？就是因為自己有這個執著、有這一層障礙，所以不懂。去了這一層障礙，你看看轉智的名稱叫平等性，人我平等、生佛平等，破了法執之後是諸法平等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，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」。如何才能夠證得平等智？平等智又是一個什麼樣子？我們記《六祖壇經》的一句話很好，六祖告訴我們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六祖大師一生教人就是以這句話做依據。本來無一物，這個心多清淨！本來無一物裡面，不但是人我平等，萬法也平等。

有一物就不平等，有一法，法不平等；有一個我，一切有情眾生不平等。所以才說行陰盡的時候，藏識就現前；行陰沒有盡，藏識見不到。

佛在此地這一段經文，大意就是說明行陰是虛妄的，曉得虛妄，這才肯放下。這個放下，給諸位說，是從根本上放下，放下我執。這個執著放下之後，就像莊子所說的，天地與我同根、萬物與我一體，所以大慈悲心才生。為什麼？眾生有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，眾生快樂就是自己快樂，這個叫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這是真正慈悲。這個時候叫一心一界，《華嚴》裡面稱為一真法界，這個是真實的。我執這一關不破，真是可憐，不但大乘佛法沒份，小乘法也沒份。小乘阿羅漢人我空，小乘須陀洹我見沒有，八十八品見惑斷盡，見惑裡面頭一條就是身見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須陀洹已經不執著這個身是我，小乘初果，這個諸位要記住。小乘初果，在佛法裡面講，才入門。大乘入門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四相空了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就入大乘之門。

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，心裡面就像六祖所說的本來無一物，但是他還有一物，有什麼一物？南無阿彌陀佛。除阿彌陀佛之外，他什麼都沒有，這叫功夫成一片。念佛的人念得再好，一天念十萬聲佛號，如果還有人我是非，給諸位說，西方極樂世界還是去不成。一天十萬聲佛號裡頭，沒有人我是非，這去得成，這功夫成一片，與西方淨土才能感應道交。大家要曉得，人我是非把自己害慘了，無始劫以來生死輪迴，我們所以不能夠超出、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就是吃了這個虧。這個虧也是自己造成的，不是外面環境造成的，這一點諸位要曉得。所以說你要成佛作祖，誰也沒法子攔住你，你要往生諸佛國土，哪個也不能障礙你；換句話說，既然沒有人能夠障礙你，也沒有人能夠幫你的忙。諸佛菩薩雖然是無緣大慈、同體

大悲，也幫不上忙。諸佛菩薩只能給我們做增上緣，把這樁事實的真相給我們說清楚，就是幫的這個忙，諸佛菩薩沒有能力叫我們離開我法二執，沒有這個能力。起我法二執的是自己，捨我法二執的還是自己，這就叫自性自悟自度。佛法裡面決定是平等的。

為什麼一切法是虛妄的？因為一切法並沒有真正能力障礙我們，它是虛妄的；如果它是真實的，那它應該有力量、有能力。它不是真實的，它是虛妄的，正是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說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所以沒有能力障礙、沒有能力阻撓。妄可以阻撓真，妄不能阻撓真，我們要曉得這個事實，自己在修學上可以說已經得到了保證，我們決定能夠有成就。離了妄，原來就是真，而這個妄的根源實在講就是末那，末那在心心所裡面是染淨依。它一迷，一切法統統是染法，所學的佛法也是染法；它要是不執著，不執著我、不執著法，一切法都是清淨法，叫染淨依。關鍵就在我們還有沒有我執、還有沒有法執。

破我法二執很難、很不容易，為什麼？這要甚深般若智慧才能夠辦得到。甚深般若智慧從哪裡來？要修無分別智。在修的時候要行解並重，智慧才能現前。有行無解，智慧不能現前；有解無行，智慧也不能現前。有解無行是說食數寶，有行無解是盲修瞎練，都不能開智慧。你要開智慧，一定要行解相應。我知道一分，我就做一分；我做到兩分，我就能解兩分。再給諸位說，解與行是相輔相成的，這樁事情還著不得急。為什麼？你這一著急，四相都具足。這個功夫是任運自然、無功用道，做不做？天天做，從來也不休息，心地乾乾淨淨、一塵不染。平常我們講布施三輪體空，法法都要三輪體空，有一法不空就是麻煩，那就是病根，法法都要三輪體空。這也就是我們在講堂常常勉勵諸位，修無量無邊法門，心地要清淨、不染不著，要明瞭諸法實相、諸法實性。這個樣子，功夫用久

了自然開智慧，兩種執著不斷自己就沒有了，人我執沒有、法我執沒有，自自然然就沒有了。你要有心去斷，斷不了，為什麼？有心就是執著心、就是分別心，執著心破執著，沒有法子破掉。這個道理只有悟，不能研究、不能想，這一想就錯。

沒有悟之前，要走一條開悟的道路。這個開悟的道路，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訓練自己一切都明瞭，一切事相上不動心、不起念，這是最高明的、最捷徑的開悟方法。千萬不要說，「我一想、一研究，這個事情我明白了」，你以為你明白了，正是不明白；你以為你覺悟了，正是不覺，那是無明。《楞嚴經》後頭講得很清楚，「知見立知是無明本」，你已經起了無明，自己認為自己有覺，那就是不覺，自己認為自己明白了，那是無明。「我覺了」，他還沒覺，人相具足，眾生相、壽者相統統具足，是凡夫不是佛菩薩。禪宗裡面說，「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」，是同時的，是一不是二。這個用的什麼？用真心，不是用的妄心。一見色一聞聲，在這裡面學什麼？說一個簡單的話，學一塵不染、學不為境轉，這就是在行陰上下功夫，不為境轉。

佛在《金剛經》教給我們，「不取於相如如不動」，這個不取是講心不取，不是說事上不取。事上要是不取，那就有體無用，就像阿羅漢一樣，墮在偏真涅槃上。大乘法不是如此，大乘法裡面世間跟出世間是一不是二，是一真法界。你們看看《四十華嚴》五十三參，那個就是一真法界的相，無取無捨。無捨是什麼？樣樣事都做，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樣樣都做，這叫不捨。不取是什麼？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一天做到晚的事情，心裡未曾動一個念頭。所以不取不捨，這是佛在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意思，叫我們真正用功夫。行陰之相確實是很難盡，主要就是我們不曉得事實的真相，完全被迷在這個境界裡面。再看底下一段，

它既不是空性，也不是水性。

【若離空水。空非有外。水外無流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如果離開空間、離開水，瀑流也沒有，離水就沒有流之相；換句話說，行陰如果離開真如業識之外，沒有自體。

【是故當知行陰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一句是佛在此地下的結論，窮究虛妄的根源，本來是妙真如性，所以才跟大家講真妄不二。找到了根源，是一不是二，根源是什麼？事實的真相。事實真相一看到，原來是一不是二，我們現在就是迷失了事實的真相。諸位要曉得，迷失事實真相是苦不堪言，事實真相明白之後，清淨自在，六根清淨、一塵不染。了解真相的人住一真法界，不但沒有六道輪迴，連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也沒有，不但菩薩沒有，連佛也沒有，一真。我們看看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，苦口婆心的以種種方便，可以說都是喚醒我們的迷夢，都叫我們回頭。幾個人聽召喚？幾個人肯回頭？佛祖的召喚從來沒有休息過，回頭的、聽召喚的，都成佛作祖了；不肯回頭、不聽召喚，那還是在六道輪迴。我們可不能怪佛菩薩，某人他成就，那是人家聽召喚、人家肯回頭，我們還流浪生死，是我們不聽召喚，怪誰？怨天尤人又是大錯，迷上再加迷。

這一段大意是說明，前面講空比喻作真如、水比喻作藏識，行陰不因真如而生，也不因藏識而有，但是它也不離開真如與藏識。像這樣一直推窮，俗話所謂打破沙鍋問到底。不即空水，本非因緣；不離空水，那也非自然；既然非因緣自然，當然是虛妄的。只要我們一看到事實真相，它是一個虛妄的，當下就明白它是本覺無生、不生不滅，這就叫做妙真如性，從這個行陰也就能夠通達實相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能不能看到這個事實的真相？實際上，事實真相確



實是呈現在我們眼前，我們對於事實的真相是迷而不覺。得其真相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不得其真相就是迷了這個事實的真相，這才給它方便建立一個假名叫行陰、叫末那。這一段就講到此地，

下面是講末後這一段，識陰、阿賴耶識。

【阿難。譬如有人。取頻伽瓶。塞其兩孔。滿中擎空。千里遠行。用餉他國。】

這是講阿賴耶識，這是說到一切法的根本，用哲學名詞來講，是講到一切法的本體。本體如何變成現相，那是末那的事情、行陰的事情。現在單從本體上說，這是講第八識、識陰，此地比喻說得很好。說識陰，首先要曉得，佛在本經裡面給我們講，性覺真空，周遍法界，這是本覺、這是本性，哲學的名詞是本體，宇宙萬物的本體，是周遍法界的，它本來是覺的。

現在我們要說說覺與迷，什麼叫覺、什麼叫迷？我們從最粗顯的方法來辨別，你會辨別你就會修，我們功夫才用得上力。覺是不起念、無分別。眼見色相清清楚楚，這是覺；眼見一切色法，在色法裡頭起心動念，這就是迷。「這是扇子」，迷了，「這是花」，迷了。老子說，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」，常道、常名是覺，非常道、非常名是迷。所以佛說法四十九年，他否定、他不承認，他沒有說過一句法，誰要說佛說法是謗佛。他是不是真的沒有說過法？真的，真沒說過法，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說跟無說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糟糕，我們說也是迷，不說也是迷；人家說是覺，不說也是覺。問題是什麼？他是住在一真，他是一不是二；我們說與不說是二不是一，這叫迷。六祖在《壇經》裡說得好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佛法是覺悟之法，覺悟是一不是二，二就不覺。

覺性周遍法界，無所不覺，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這個心沒有界限，這個心量周遍法界；才起一個心、動一個念，我們這個

心就不能周遍法界。就好像水一樣，水不起波浪的時候是平靜的，池塘多大，水就多大；如果我們投一個石子，好，起了個波浪，它就有界限，它波浪起的多大，它的界限就多大。所以我們才有分別、才有執著，就有了界限，有了界限就苦，有了界限就造業。界限不是本來有的，本來沒有，是人為的。人與人沒有界限，你自己要造界限，造界限就有衝突，有界限就有煩惱，有煩惱一定造業，造業一定有果報，惑業苦就生了。輪迴本來沒有，輪迴是自己造的，自己製造，自己在那裡受報，自作自受。

在此地佛是把真性比喻做虛空，無盡的虛空；一迷為識，就起了界限、起了分別、生了執著，這就好比瓶子裡面的空。『頻伽瓶』，頻伽原來是鳥的名字，是兩個頭的鳥，所以底下講『塞其兩孔』，「兩孔」比喻我法二執，兩種執著，一個是人我執，一個是法我執，把它比喻做頻伽瓶。這個瓶子是空的，裡面當然有虛空，好，我們現在拿瓶子裡的虛空，把這個瓶子從甲地送到乙地，『千里遠行，用餉他國』，送到別的國家去做為禮物，送出去了。這個經文的意思，是把頻伽瓶比喻做生死虛妄的色相，也就是第八識所執著的親相分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色相都是阿賴耶的親相分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是阿賴耶的相分，我們的六根是阿賴耶的勝義根，頻伽瓶比喻這個。兩個孔就是我法二執，有了這兩種執，就將二空真如之理障蔽了，不曉得人我本空、法我本空。瓶子裡面的空性，諸位要記住，瓶子裡面是空的，這個東西很容易做試驗，它是兩個孔，是一個孔也一樣，就像我們這個茶杯也一樣，茶杯裡頭沒有水，空的，我們把蓋子蓋好，虛空在裡面，把它密封起來，虛空在裡頭，這虛空沒有跑出去，這個空性與十方的空性無二無別。這是比喻在生死虛妄色相當中，並沒有真實的我、真實的法，說明我與法是空的、是假的。

由於我們自己所謂最初一念，這一念就是迷，這一念就把本覺變成不覺。不覺怎麼樣？根境就相對，妄生能所。這個煩惱是愈轉愈粗，誤會就愈來愈深，在境界裡頭就生起憎愛，順自己的心就喜歡，不順自己的心就討厭，粗重的煩惱就生起來。要曉得統統是假的，沒有一樣是真的。這就是業識牽著你走，也叫做煩惱纏縛，就好比拿著瓶子「遠行」，遠行比喻六道輪迴，由人道到天道，由天道再轉到地獄道，隨業流轉，捨生受生。縱然是學佛，破了人我執，像阿羅漢、權教菩薩人我執沒有了，但是法執未忘。他們怎麼樣？他們出生在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實報土，在那裡輪迴流轉。實報土的菩薩會不會墮在同居土？會，剛才給諸位說過，初地菩薩初得平等性智居實報土，但是並不穩定，那就是分別的法執斷了，俱生的法執沒有斷盡，沒有斷盡就還會上上下下。要到八地他才穩定，八地是俱生的法執也斷了，這個時候不退了，就是不會從實報土退到方便土、同居土，不會退了，才真正穩定下來。我們有法執、有我執的，在六道裡面輪迴。沒有我執，單有法執的，也輪迴，實報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在那裡輪迴，苦啊！叫變易生死。這個現象是這麼來的，這就是不曉得人我、法我是空的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依文字起觀照、證實相，文字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言教，我們要依從；言教裡面所含的道理與方法，我們要順從。佛跟我們講依義，我們要依從，更重要的是依照這個理論與方法來修行，這就叫觀照。

最初的觀照，諸位要曉得，還是得用第六識。第六識，給諸位說，它是罪魁又是功首，它要是迷了、做惡了，六道輪迴它的罪是第一，主犯；它要是能夠回頭，將來是成佛、成菩薩，功勞也是第一，所以是罪魁功首，我們還是要用第六識，要用它來起觀照的功夫。功夫在哪裡用？在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用，這個就是道場。

，真正的道場，用的是心地功夫。就是曉得事實真相了，於一切人不執著，於一切法不執著，根塵相對的時候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憎愛，你就不會輪迴，你就能夠超越六道輪迴。這是諸位要記住，不管你一天念多少佛、拜多少佛，念多少經、念多少咒，只要你在境界裡頭還有人我的分別執著，還有憎愛的習氣現行，自己要記住，凡夫就是凡夫，你所修的那一套叫福報，有漏的福報，不能了生死、不能出三界，來生就享福去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有末那識。末那是染分，你所修所學的統統是染污的，不是清淨的，你與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相應，西方是淨土不是穢土。怎樣才能夠往生到西方？說老實話，是今天我們第一個選擇的路線，也是一般講起來最容易成就、最容易修的法門，那就是在境界裡修自己的清淨心。我在一切境界裡頭少分別、少執著、少打妄想，於一切法裡面，順境不貪愛，逆境沒有瞋恚之心，在這裡面修心的清淨平等。這時候我們念佛號就相應，為什麼？我們清淨，清淨心念這一句佛號，心淨則土淨，與西方清淨國土才相應，這樣才能往生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障礙自己的是自己。

諸位再看《飭終津梁》裡面所講的，人到臨命終的時候，這個時候是緊要關頭，如果平素沒有功夫，到臨命終時，你的家親眷屬看到你快要斷氣，這個哭哭啼啼，那個也大聲嚎啕叫起來，你的心一亂，糟了。這時候你要是有一點討厭的心，去不了；有一點留戀，「這個人我捨不得離開」，完了，也去不了。學佛的人怎樣？把你的家親眷屬隔離。世俗來講，人臨命終時兒女不能在面前，這不行、是大不孝；這是講出世法，不講世間法，在面前是障礙。臨命終時不哭，把你的悲痛要忍住，一心念佛，勸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就如法。萬萬哭不得，不能悲痛，這個是對的，你實在不能忍、忍不過的話，只有叫同參道友來送終，家親眷屬隔離，你要哭，

遠遠的哭，不要讓他聽見，這樣才行，不干擾，這是一般講常人。

如果自己的定功很深，在你面前怎麼嚎啕、怎麼大哭，你也如如不動，那就可以、那就很好。所以給諸位說，真正訓練就是訓練自己有功夫。譬如念佛，我們在用功，環境不好、吵吵鬧鬧的，這正是好用功的地方。你要一昧圖清淨，凡是有人擾亂的，你都能夠避開，找清淨的環境去修，好，修得是很清淨，到臨命終時，一有一點環境亂的時候，誤你的大事。你能不能保證在臨命終時沒有人干擾？尤其是現在臨命終非常的可怕，為什麼？人馬上送到醫院去，人快要斷氣的時候急救，你們去看醫院的急救簡直是糟蹋人，又是揉、又是搥，翻來覆去的，一定會生瞋恨心，三途去了。念了一輩子佛，跑到三途去受果報，多危險！所以我們功夫要在平素練，在種種不如意的環境當中練一個不動心，將來到臨命終送到醫院，給人家翻來覆去，心裡也是若無其事，也不動一點瞋恨心，保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這是大問題，所以我絕不主張找一個清淨地方去修。

我那個時候剛剛出家沒多久，也是想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去住山，被李老師罵了一頓。以後想想李老師教訓得對，有道理，清淨的環境住慣了，臨命終這一關過不了，所以才想到李老師大慈大悲。愈是不如意的環境愈好修行，在這裡面修不動心，就是為的臨終這一著，這一關能夠順利通過，那我們就決定往生。所以種種不如意的境界都要看破、都要放下，在這個裡面求心地清淨，絕不動一念瞋恚心，我們這一生就不會白過，決定是穩穩當當生到西方極樂世界。至於怎麼度眾生？那時候倒駕慈航，再來也不遲，何必急在這一時！